#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張樹幟

#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八

宋　祝穆　撰

## 技藝部

### 醫者 藥附

羣書要語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周禮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三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子路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曲禮）

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曲禮）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尚書）食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嵇康養生論）

詩句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耿湋）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康節）

古今事實

神農嘗藥

神農使歧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世紀

鴻術為醫

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郭璞賦序

扁鵲善醫

扁鵲兄弟三人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鶡冠子

扁鵲論病

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後五日望見桓侯退走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蚤從事

則疾可已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隂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庳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史記

扁鵲起死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暴蹷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臓史記

醫和戒色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為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隂陽風雨晦明也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元

病在膏肓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

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遣之左成上

上醫醫國

晉平公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國語

視見五藏

扁鵲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乃呼扁鵲語曰我有藥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

其懷中之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從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召醫䑛痔

秦王有病召醫䑛痔者得車五乘也

命乃在天

漢高祖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曰疾可治否曰可治上嫚駡之曰吾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

疾紀本

著針經

後漢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于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大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玉曰醫言意也湊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髙以臨臣

臣懐怖慴以承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醫書不傳

後漢華佗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内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見業曹操苦頭風名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期不

及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為人迎醫

張逵名陶侃為主簿逵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

醫言意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荅曰醫言意也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今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兎廣絡原野兾一人之獲術亦踈矣脉之妙處不可傳著方劑終無益也

饋藥不嘗（以下係藥）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賣藥避名

後漢韓康字伯休霸陵人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遁入山中

對壘饋藥

羊祜與吳將陸抗對壘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飲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為

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服金石藥

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黄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黄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黄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為君以汞為臣八石為使黄牙為田韓侯金鑾記

讀藥治病

人有患應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方吾檢本草盡天下藥物試將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澄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語林

古今文集

雜著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

謦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

逺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駡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亦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逺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者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逺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

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反争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養生論　嵇康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臓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

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
蕞爾之軀而攻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
木石其能久乎

求醫當拜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
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顔氏家訓

盡告所患 蘇子瞻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虗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驗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虗實冷煖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感主人之言亦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盖於平時黙驗其工拙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然後診之虗實冷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

而已豈以困壁為事哉仇池筆記

詩話

因病求昏

周默授宜興簿幼好方藥隣有張彶者妻孫氏暴病煩一切脉默見其妻秀艶念無計得之白其母召飲接鄰好挑之孫不對默念吾且少年孫亦妙齡其夫極老乃折簡送詩曰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髮白已頭低絳幃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雞孫答詩曰雨集枯池時

暫綠藤蘢老木一番新如今且悅目前景裝點亭臺隨分春每得子簡急看即毀恐彰子之惡也因醫之功要而取之市里庸人有不為者况士人乎黙之官三年而歸訪之則復已死乃遣媒與孫通好娶之青瑣

守庚申

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説是非芝田錄

## 古詩

### 採藥 王績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復一作護道符白犬遊山術要鎌戊己月負鍤庚申日時時斷障遮往往孤峯出行披葛仙注坐驗農皇帙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盡聚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薯蕷膏成質家豈松葉酒器貯參花客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 卜筮者

羣書要語龜曰卜蓍曰筮禮記古司怗主卜元命包巫咸作筮世本卜師掌開龜之兆周禮筮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同上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詩卜云其吉詩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洪範

古今事實

伏羲作筮

庖犧氏作始有筮古史考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筮短龜長

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占舟無足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舟至（衝波傳）

詹尹決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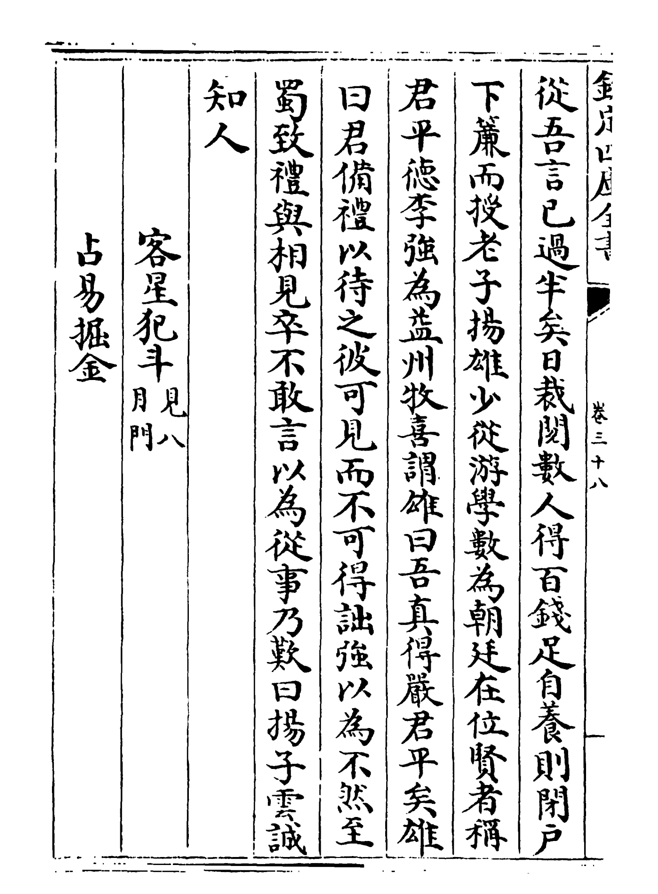
屈原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離騷

季主賣卜

司馬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卜肆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





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戶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從游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

客星犯斗 見八月門

占易掘金

晉魏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有龔使止亭中妻遂賫版責之使者沈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金皆如卜焉

占其屋崩

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

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火焚青囊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為火所焚

錢卜

京房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

折蔆獲奴見奴門

瓦卜

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

卜遇四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

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而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亦可哀也哉范蜀公蒙求

驗於事後

自至和嘉祐已來賈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東軒筆錄

賣卜難信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日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龜筴傳叙　司馬遷

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蓬門禹名為辨智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責人於全故曰日為德君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虗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虗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也注蝟能制虎見鵲仰地蝟憎而惡之也騰龍屬即且似蝗食蛇腦為屋成欠三瓦而陳之也

雜說　　陸龜蒙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襃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

而壽古之聖者刳而胲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胲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

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劒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下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腥膻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

也夫潔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具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卜流不一

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異苑曰世有紫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北戶錄）

巫者

羣書要語 用史巫紛若吉（易）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周禮）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同上） 男曰巫女曰覡（胡的反 說文）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

醫語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吳張紘與陳琳論文

詩句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聲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横

揮雞骨占年拜水神柳詩峒氓

韓瘧

古今事實

病忘謁巫

宋陽里華子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列子

魯旱焚巫見旱門

巫陽下招

帝告巫陽巫女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䰟䰰離散汝筮予之巫陽乃下招曰䰟兮歸來些宋玉招䰟

知人生死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夀夭期以歳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死日也

宫中巫蠱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宫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宫掘

盬得桐木人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粤祠雞卜

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迺命粤巫立粤祝祠而以雞卜上信之粤祠雞卜自此始漢郊祀志

禁以牛祠

第五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會稽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

後遂斷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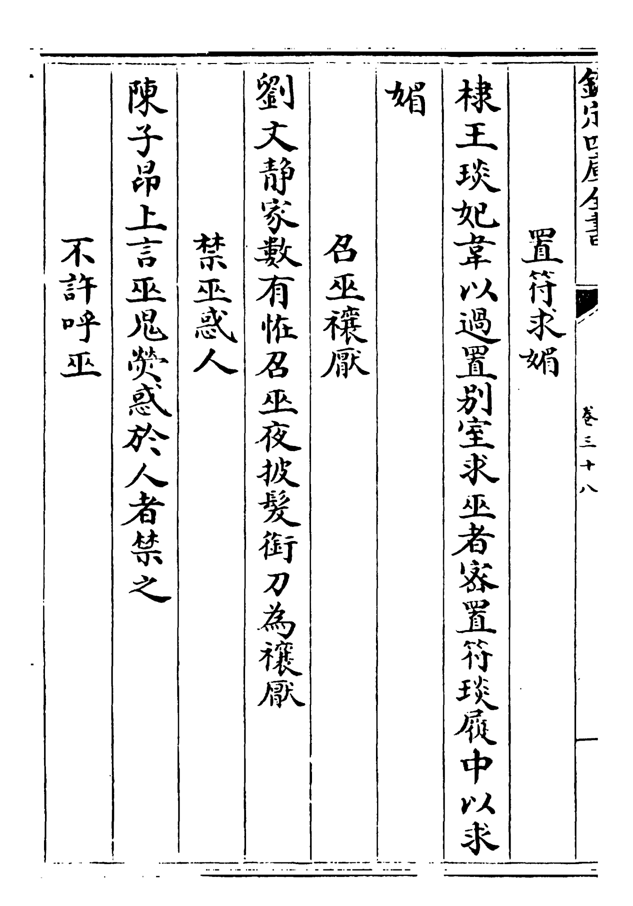
鄰令沉巫見水
恠門

戒用巫覡

顔之推曰吾家巫覡符章絶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
妄家
訓

王嶼類巫

王嶼爲祠祭使專以祠觧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
覡




置符求媚

棣王琰妃韋以過置別室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以求媚

召巫禳厭

劉文靜家數有怪召巫夜披髮銜刀為禳厭

禁巫惑人

陳子昂上言巫覡熒惑於人者禁之

不許呼巫

李勣疾家欲呼巫不許家傳

蠻巫呪生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癤狀頃刻間大如盌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然使擣川升麻取冷熱水調二大盞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莖皆具瘇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雞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療與藥服之

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肋膜中有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觜翅悉肖似康訴于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胷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上則胷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胷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即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欝金末三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术末各

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瓶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温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故容齋隨筆

巫術敗酒

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歳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歳內平善巫偶因宅事窘用乂詣一富室求益拒之甚峻巫出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汚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

俄洒家列甕盡作糞臭有道士曰吾有術能療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容齋隨筆

古今文集

雜著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巵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

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韋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

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之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九

宋 祝穆 撰

技藝部

說相者

羣書要語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辨命論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證如指諸掌六帖 有知人之鑒許劭傳

古今事實

蒼頡異相

蒼頡四目春秋孔演圖

堯舜異相

堯眉八彩舜重瞳子淮南子項羽亦重瞳子史

禹文王異相

禹耳三漏三穴也文王四乳淮南子

臯陶異相

皋陶馬喙子淮南 勾踐烏喙史

豐下有後

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左文元

豺狼之聲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

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何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左昭二十八

滅若敖氏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將死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

而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遂滅若敖氏（左宣四）

貌失子羽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惟不知壽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内持國秉

政有之乎曰有之澤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貴不可言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實

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酒闌呂公留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高祖紀

先知反相

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謹毋反濞曰不敢本傳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而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相不當侯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才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

父子爲相

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士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旣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

貴而餓死

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旣已貴如

貧言又何說餓死貧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美則不貧

張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富而餓死

文帝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即位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竟案驗沒入之寄死人家本傳

婦人當貴

漢黄霸少為游徼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鄉里巫家女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霸至丞相封侯

燕頷虎頭

班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鷰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人奴封侯

漢衛青少為平陽侯家人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駡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蜂目豺聲

王敦字處仲潘滔相之曰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童有善相

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

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緜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本傳

不壽之相

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母知其賢

南史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

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眇目而貴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大同中昭達因醉墮馬鬢角少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達為司空

天日之表

太宗四歲有書生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

能濟世安民

無貴相

王顒與太宗皇帝有子陵之舊每掣梐為戲捋帽為歡帝微時常戲顒曰王顒抵老不作葥及帝登極而顒謁因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房玄齡謂曰陛下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觀友知兒

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肉不稱骨

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張行成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

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

龜息必貴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芝田錄

久皆得譴

袁天綱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

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至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

鳶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歲卒

日角珠庭

李珏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資相福艾

唐李勣臨事選將必資相奇龎福艾者遣之人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也

領取宰相

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甘澤謠

相在怒時

張憬臧相魏元忠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臧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本傳

相夭反貴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同上

陰德紋見

裴晉公貧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

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寘于欄楯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必有隂徳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摭言

善相骨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即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趍進率先訪之及出戸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

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裔果帶相印鎮西蜀云太平廣記

能識居潛見潛龍故人門

廝役皆貴

太宗召陳摶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聞見錄

冀公貴相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易公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廷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局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邀之使其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顙興嘆曰人

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内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宰相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頗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同上

急流勇退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

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老僧者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貴人識貴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已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為奉禮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予為相也呂

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為太學博士謁許公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其位夏英公謫守黄州時龎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龎司理他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作樵夫拜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

夫拜庭下希夷撫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禄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𡚁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早達晚迍

初寇莱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歸田錄

耳白於面

歐陽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仇池筆記着齒叢談作貼齒

道人現夢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先生之名望風惡之君謨一夕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翌日先生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君謨因告先生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先生

乃瞠目視君謨須叟兩目豁然明快參政張公方平兩制時先生出入門下極善相時論以為公且大拜先生以詩別公云巽時復與公相見正是江南二月天其後久無爰立之説忽除知江寧先生自茅山來謁即仲春也李壁荆公詩注

衆中辨貴

江南一節度使召相者命其妻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有黄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云某人是又

柂工火兒雛立使辨之云面上有水波者是亦用此術雜志

善聽聲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説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談聞錄

## 視日不瞬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眞大貴人也百家詩話

## 兼相其後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

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皆為宰相維為參政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聞見錄

熟睡乃相

蘇子美謫吳門有相僧子美謁之云俟寢方可觀子美一日熟睡僧揭帳視之云來得也昌吳人語甚為昌子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用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百家詩話

眼多白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報包拯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令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非相論　荀況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

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額廣三寸鼻目

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烏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

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年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

子中兄盖以為弟中人盖以為友俄則東乎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若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耳

相論　曹植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髙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衛臣有公孫吕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盖遠代

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禜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不可得而無也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

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雜說形貌　　韓愈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

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顔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失也怔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相解　皮日休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騶虞則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於是哉是其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哉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

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彌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也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

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茍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國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

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翿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耳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贈相士序

胡銓

有術家者流挾其術過予夸曰古稱唐舉善相人吾術得唐舉作術官予戲之曰昔相士言楊氏當大貴已而果然不三十年楊之族屬盡殲柳宜城或言兒相夭且賤請易業可免卒不計後竟爲貞元名臣子謂楊氏果貴耶柳氏果賤耶生嘿然良久曰此亦易曉也予曰訂諸非相篇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陸務觀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

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峩霧中鵠鳴諸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爾朱先生姚小太尉應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古詩

贈李士寧道人歌　　歐陽永叔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詭譎非一行平

生不把筆對酒時歌詠初如不着意語出多竒勁傾財
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買酒醉髙樓明月滿床猶不
醒一身四海即為家獨行萬里聊乗興既不採藥賣城
市又不點石化黄金進不干公卿退不隱山林與之游
者但愛其人莫識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逍遥
太虚動與道俱故能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常聞其語而
未見其人豈斯人之徒歟不然則言不純師行不純表
滑稽傲世其東方朔之流乎

贈善相程傑　蘇子瞻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閲縉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却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談命者

羣書要語樂天知命故不憂繫辭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表記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堯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顔淵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盡心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九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

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論衡士之窮通無非命劉孝標辨命論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劉蕡策

詩句自古聖賢多薄命杜文章憎命達杜詞人命薄多無位白集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李白

古今事實

孔子知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子罕言命　子曰道之將行也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不容何病

孔子圍於陳蔡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止或尼之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余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李廣不逢

漢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

至老不遇

武帝自為太子時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

蒲輪徵乘道死本傳

岸崩得脫

竇廣國家貧為人所掠賣為主入山作炭時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獨少君得脫卜曰當侯及竇后立果封侯外戚傳

窮達有命

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福薄

文惠太子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也齊武紀

命多蹇剥

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剥時有憂懼不足為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定命錄

李虛中術

李虛中最深於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

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sub>退之作墓誌</sub>

命亦難信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

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囪夯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凡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却埽篇

命三處合

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

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名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果為相熈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歸田錄

名用失儀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遂名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

難大用林志

劉昌言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樞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眷忽解

聖眷忽解曰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遂罷

終身不遇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息其初受勅修唐書

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刁氏曰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為善對歸田

古今文集

雜著

得失皆命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趍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誹謗或有諠聒時人視聽

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静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筭乎顔氏家訓

命解　李翺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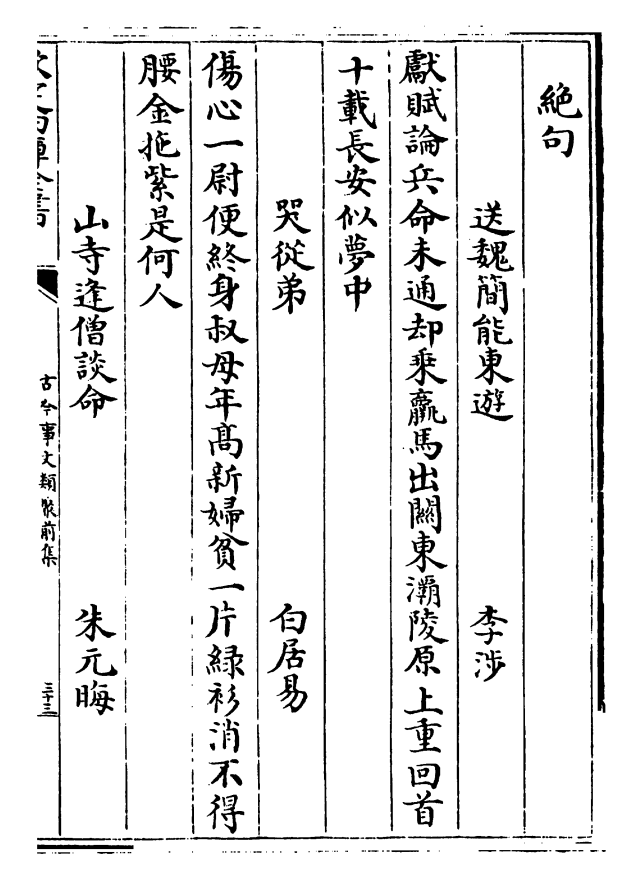
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已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古詩

列子有力命王充論衡有命禄極言必定之致覽之有感

晏叔原

大鈞播羣物零茂歸自然默定既有初不為智力遷禦冦導其流仲壬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當由天宰世曰皐伊迷邦有顔原吾道誠一槩彼迮鍾百端卷之入纎毫舒之盈八埏進退得其宜夸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隕吾奉聖師言



絶句

送魏簡能東遊　李涉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灞陵原上重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哭從弟　白居易

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髙新婦貧一片緑衫消不得腰金拖紫是何人

山寺逢僧談命　朱元晦

古寺相逢亦偶然謾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只問天

送談命曾南翔　　楊廷秀

官職韋人也可憐老來那更問行年渠儂解事無他語道我慈親壽八十

又

今年見說也無錐政坐談天泄容機舉世近來憎直語貴人剩許未為癡

送談星辰許季升　　楊廷秀

許子儒冠悞誤身如今投筆説星辰未須道我何時貴且道何時子脱貧

又

連珠合璧轉璇霄也被星家不見饒災曜元來怯檮杌福星不是背箪瓢

詩話

不遇宣宗

賈島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内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悰宣宗嘗微行温庭筠遇於逆旅温不識傲然詰之曰

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何所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不遇玄宗

王維私邀孟浩然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自誦所為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

朕未甞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本傳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主

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翰府名談

命在磨蝎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東坡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盖命宫在斗牛磨蝎而身宫亦在焉故其贈術士謝正臣詩云生時宿直斗牛箕

題詩坐窮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及第遷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令之題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羮稀筯易寛無所謀朝夕何由保歳寒玄宗幸東宫覽之索筆題其傍曰啄木口觜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楡暖令之遂謝病歸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守饒州有書生甚貧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

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求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公以侍兒與之未及門而注死冷齋夜話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九